



X I N S H I J I A I Q I N G G U S H I

残雪 著 新世纪爱情故事

作家出版社



新 世 纪 爱 情 故 事

残雪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世纪爱情故事/残雪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6
(中国文学创作出版精品工程)

ISBN 978-7-5063-6913-8

I. ①新… II. ①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8982 号

新世纪爱情故事

作 者: 残 雪

出 品: 语可书坊

责任编辑: 张亚丽 秦 悦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插 图: 魏 克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20 千

印 张: 21.75

印 数: 001-10000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6913-8

定 价: 3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残雪，原名邓小华，原籍湖南耒阳，1953年生于长沙。当过赤脚医生、工人、开过裁缝店，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已有五百多万字。她的实验小说和文学评论在国内外均有很大影响。被美国和日本文学界认为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文学界最具创造性的作家之一。

残雪的小说代表作有短篇《山上的小屋》，中篇《黄泥街》《苍老的浮云》《痕》《民工团》，长篇《五香街》《最后的情人》等。

残雪是作品在国外被翻译出版最多的中国作家之一（共24本翻译成各种语言）。她的小说成为美国哈佛、康奈尔、哥伦比亚等大学及日本东京中央大学、日本大学、日本国学院的文学教材，作品被美国和日本等国多次收入世界优秀小说选集。2008年，残雪多篇作品被收入日本大型丛书系列《世界文学全集》出版，是惟一入选的中国作家。2009年，残雪的长篇《五香街》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她的文学评论集《灵魂的城堡》也由日本平凡社以及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残雪

这并不难。就像韦伯的做法一样。”

堂兄说到“韦伯”两个字时还加重了语气。

翠兰跳了起来，这是她下午第一次听到韦伯的名字。真见鬼，堂兄是怎么认识韦伯的？她将木门开了一条缝，看见他和嫂子两人坐在高处的樟树那浓密的树荫里头，四条腿晃荡着。堂嫂不时发出知了般的声音，堂兄继续说话。

“明天下午会刮南风，风一吹，所有的荒地烧得干干净净。我们不是拿人犯，我们困不着在别人面前垂下眼睛。”

翠兰听到“砰！砰！”两声闷响，是他俩从树上摔下来了。他们大声地呻吟起来。翠兰连忙走近前去。

“为什么抽去楔子？为什么抽去楔子？”堂嫂质问说。

翠兰暗自吃惊：这两个人是多么抗摔呵，要是她自己从那么高的地方跌落下来，恐怕已经没命了吧。

她想立扶他们，又害怕。万一有骨折，就不能随便挪动，先要问清。

在她追问之际，他俩便先后从地上挣扎着站起来了。真是奇迹。

堂嫂一瘸一拐地走在前面，进屋了。堂兄站在原地不动，转动着眼睛在看右看的。翠兰扫了一眼周围，没发现什么异样。这时堂兄点燃了打火机，高举起来。过了好几秒钟他才熄了火，收如打火机。

“给谁发信号？”

“谁也不给。”堂兄笑起来。

“你住在这宁静的乡下，有没有人来拜访过你？”翠兰鼓起勇气问道。

“哈，你一定是想摸清我的老底？对不起，翠兰，这种事我要保密。在这里过日子有很多禁忌。我知道你还想问我和你嫂子为什么

一、翠兰和韦伯

寡妇牛翠兰天还没亮就起来梳洗打扮了，因为她的老相好韦伯今天很可能要来她这里。翠兰三十五岁，自认为处在女人最好的年龄，她丈夫死了八年了。韦伯四十八岁，是肥皂厂的普工，但他在普工里头算是个文化人。

翠兰和韦伯是一年前结识的，地点是一家可以提供性服务的温泉旅馆。那一天翠兰是去那里泡温泉，泡完温泉，她懒洋洋地上岸，到更衣室更了衣，准备回家了。时间还很早，蒙蒙的水汽里头，那些顾客阴魂一般时隐时现，有些还不怀好意地碰一碰她的胳膊肘。翠兰怀着一腔破罐子破摔的怒气，连着往地上啐了好几口。就在这时她瞥见了贼头贼脑、猥猥琐琐、身穿梅红运动衫的韦伯。她一看这家伙就知道他是来干什么的，不由得冷笑一声，在心里想：“穿运动衫来这种地方，亏他想得出。”

在那条窄道上，他俩擦肩而过（他是要去“特殊服务”那边）的时候，翠兰用胳膊肘愤恨地撞了韦伯一下，撞得他“哎哟”一声贴在了墙上。

没想到这位嫖客后来就成了翠兰的相好了。韦伯告诉她说，那一天他在温泉旅馆接受了性服务，但他出来之后，心里头并不像往常那样虚空，无所求。他居然感到神情有点恍惚，这对他可是件大事。很快他就找出了原因。他到接待室那里查到翠兰的信息，七问八问的就问到她家里来了。于是两个老手立刻上床，闹腾了一番，



浑身流汗。

韦伯有家庭，他还有几份秘密的灰色收入，所以他隔三岔五往温泉旅馆那种地方跑。他在那方面比较强烈，而且有能耐。一开始，翠兰对自己的新生活很满意，她立刻甩掉了以前的几个相好，快乐地享受新的激情了。对于韦伯，翠兰说不上迷恋，但也觉得有这一个相好就够了。她讲究性生活的质量。韦伯基本上一个月到她这里来两三次。

久而久之，翠兰就将韦伯当作了自己的地下丈夫。她是个很独立的女人，觉得有这么一个地下丈夫也不错，人一辈子不就这么回事吗，能够有些快乐就不错了。韦伯的大名叫韦四强，很俗气的名字，因为他为人老成持重，从他三十多岁起大家就都称他为韦伯了。翠兰也特别喜欢叫他韦伯。

翠兰匆匆吃完了早饭，将两室一厅的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又对着镜子描了一遍眼线。今天不知怎么她有点神经兮兮的，只要一听到外面走廊上有脚步声就吓一大跳，以为她的相好来了。但每次都不是，是她的邻居在那里经过。她对自己的失态很懊丧，要知道她可不是什么俯首帖耳的女人，她不愿对一个男人太在乎。想到这里，翠兰走过去打开冰箱，拿出几个芒果洗好削了皮吃起来。她吃得手上、脸上都脏兮兮的，把脸上的淡妆也搞坏了。她还赌气不去补妆，她要让韦伯看到真实的翠兰。

都快到中午了，门那里才被人谨慎地敲了四下，是他。翠兰满心疑窦，因为她居然没听到韦伯的脚步声。他想搞什么鬼？她看着这个人，回想自己这一上午地狱般的煎熬，心里一下子没有了主意。

“翠兰，我是来告诉你的，我马上要走，我家里有重要的事。”

他显出一脸忠厚老实的样子。

“既然如此，你还不如打电话告诉我呢。”翠兰惶惑地说。

“打电话？”他似乎吃了一惊，“那怎么行？那太不尊重你了。难道我们不是情人吗？我爱你。”

他说完就要走，然后他就走了。

翠兰宛如处在梦中，她坐在桌旁半天没有动挪。从清早到现在，她的情绪处于高度紧张之中，她的举动也莫名其妙。她记得自己反复地照过镜子，两次匆匆地改换发式，还将脸上的淡妆擦掉了。可是现在，等来的是这个男人两分钟的停留。他显得很烦躁，甚至都没朝她脸上望一眼。他家里大概出了大事。但翠兰不愿去猜测，她从不自找麻烦。啊，今天她真倒霉，一天休息白白浪费了，明天又要去仪表厂上班了。她是仪表厂的一名保管员。

第二天，翠兰因为工厂加班回家晚了些，她决定不做晚饭，去一家叫“人间天堂”的小面馆吃面。那面馆就在离她家不远的街上。因为时间已晚，她进去时面馆里的顾客只有两三个了，而且很快他们就起身出去了。她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感到很惬意。然而不一会儿她的宁静就被打破了。

面馆的玻璃门被砰的一声踢开，进来了一名油头粉面的男子，他是本城鉴定古董的专家，翠兰认识他。翠兰还从未见过他行动如此鲁莽。姓尤的男子和翠兰招呼过，在她对面坐下了。翠兰眼望着玻璃窗外的大街，她不想说话，一方面因为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心情不太好。

“最近去了温泉旅馆吗？他们又增加了一种特色服务，叫‘鱼浴’，很多小鱼来咬掉人身上的脏东西。很新颖的休闲方式啊。”

尤先生说话时露出雪白的两排牙齿，翠兰觉得他很像狼狗。她从鼻孔里哼了一声没有回答，她感到他在挑衅。

“昨天有一个你很熟的人同我一块在那池子里。”

这时翠兰的蘑菇蔬菜面来了，她埋头吃了起来。

“你就对我要告诉你的事一点都没兴趣？”尤先生注意地看着她。

“对，一点兴趣都没有！”

翠兰说着就站起身，到柜台那边去结账。她听到尤先生在她背后唉声叹气，她虽好奇，但还是努力克制自己不去望他。也许尤先生此时正盯着她的背影吧，她感到背上像被针扎了一样痛。

牛翠兰决心要让自己的生活重回正轨。所谓正轨，就是她从前还没有正式相好时的那种相对安静的生活。那时她虽也有几个临时相好，可后来说断就断了，她认为自己不是那种扯不清的人。韦伯虽好，这种好也不能当饭吃；人还得吃饭，还得找别的乐趣。再说也并没发生什么事，她和他之间从未有过什么承诺嘛。露水情人就是露水情人，这个样子最好。从那个休息日以来直到现在，两个月已经过去了，韦伯一直没有出现。翠兰觉得自己很平静，连她自己都对这种平静有点吃惊。

仪表厂的工作单调而轻松，对她来说不在话下，她和同事们的关系也不冷不热。翠兰唯一的爱好是泡温泉，但本市唯一的一家温泉旅馆却是一家色情旅馆。她不太喜欢色情旅馆，却也没有很大的反感，所以她决定这个星期天再去那里。她想，只是不要在那里碰到尤先生就好。

星期六夜里她做了一个梦，她梦见自己在温泉池里游蛙泳时抓到了一个人的脚。她害怕地站了起来，看见周围雾气蒙蒙，有人在那边的竹林里唤她：“牛翠兰！牛翠兰！”

她冲到更衣室换了衣服，一看表，已是夜里两点。她记不清她怎么会这个时候来温泉的原因了。她经过接待室，来到大门那里，

可大门已经被关上了，还上了锁。她心中一惊，冷汗冒了出来。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男人的身影出现了，居然是韦伯。翠兰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说：“你是来消费的吧？好！谁能帮我打开大门？”

韦伯说他去叫人，然后就转向进了大楼。翠兰则坐在路边的靠椅上等待。她等了好久都没看见人来，她差点儿要睡着了。后来突然有人从她腰后插进一只手臂，抱住了她。翠兰眼前晃动着玫红运动衫，她拼命挣扎，大叫“救命”。这时她醒来了。

因为这个离奇的梦，她差点儿打消了去温泉的念头。然而拖到上午九点钟，她还是去了。

女用温泉池那边的顾客并不多，只有三位女士，她们在仰泳，死尸一般浮在水面。有一瞬间，翠兰怀疑其中一位真的是死尸。那人一动不动，肚子胀鼓鼓的，眼珠凸出来。她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惊叫。但没多久她就听到那三个人在大声聊天，原来她们是熟人。翠兰放下心来。她靠边坐下，半闭着眼享受。温泉池的卫生搞得很不错，水是活水，池底铺了很厚的细沙，池边长着美丽的古槐。

翠兰全身放松地听那几个女人聊天。起先她听不懂，后来慢慢听出眉目来了。她们说的是妓女从良的事。三位都是纺纱厂的女工，做着繁重的工作。她们很羡慕旅馆的一位小姐，这位小姐原来也是纱厂的，后来到温泉旅馆来当妓女，一共只做了四年就从良了。据说是有好几个男人帮助她，在某小区买了商品房。

翠兰听着她们说话就打瞌睡了。然而忽然又被惊醒了，因为她听到了“韦伯”两个字。抬眼一看，那三个人正从水里出来去更衣室。翠兰想，难道她们说的是韦伯？是韦伯在帮那纱厂的小姐买房子？韦伯有这么大的能耐？她隐隐约约地听到过韦伯说他还有份工作，可以赚些钱。当时她认为他不过想说出来炫耀一下罢了。如今

有灰色收入的人到处都是。翠兰不需要他的钱，他们之间没有金钱关系。

懊丧的情绪朝她袭来。本来她是来休息的，却又听到了韦伯的消息。还有昨夜的奇怪的梦也是同样的情况。就好像这温泉旅馆是韦伯开的一样。水池里的人多起来了，翠兰心情阴郁地上岸了。

她走到大门边时还仔细地将那扇门研究了一番，努力回忆梦中的情形。她看来去还是觉得此大门非梦里的那扇大门。有人在她背后说话。

“我确信那是真感情。她们都不相信有这种事。”

说话的是纱厂女工，浮在水池里肚子胀鼓鼓的那一位。

翠兰朝她一笑，算是相互认识了。

“我叫龙思乡，我在这里看见你好几次了，我知道你叫牛翠兰。你也同我们纱厂女工一样是来这里找安慰的吗？我，还有我那两个同伴，我们最近常来，想去特殊服务部那边找工作，可人家嫌我们年龄大。我们都认识韦伯，他是个讨人喜欢的人，我们还是从他那里听说你的。”

“他说我什么了？”

“他说你是淑女。其实我和我的同事也是淑女型的，但我们又不甘心，我们愿意堕落。我们觉悟得晚了，现在我们老了，人家不接受我们。”

“我也愿意堕落！”翠兰脱口而出，“可惜我也年龄太大了。”

“我知道你的想法。韦伯看上的女人全是这一种。他故意说你是淑女，他的话我从不信。再说淑女怎么会老往这种地方跑？”

龙思乡说话时不断地翻白眼，似乎要将什么讨厌的往事回忆压下去一样。翠兰觉得她长得很不好看，但也从心里承认，这位多嘴的女人说起话来有某种说不清的魅力。

“那么，你同韦伯也有一腿吗？”翠兰用玩笑的口气说。

“没有。”她沮丧地摇头，“我倒是想那样，可他的心思都在丝小姐身上，他喜欢老牛吃嫩草。听说他为她欠了不少债。”

她们一块走了一段路就分手了。翠兰觉得龙思乡是个很对自己胃口的女人，她打算以后有机会还要同她交往。

回到家中，她越来越困惑：为什么这两天韦伯的阴魂老缠着她？她不是已经对和他关系看开了吗？一个肥皂厂的普工，同她翠兰一块混了一阵，如今缘分已尽，各人去找各人的乐趣了。就这么回事。出发去温泉之前，她连想都没想起韦伯，她只担心自己会在温泉遇见古董店的尤先生。可见韦伯已不在她心上。然而他还是不放过她，梦里白天。按那龙思乡的说法，这韦伯还是很有女人缘的，应是个精于此道的人。

当年翠兰刚守寡时，还是有不少人追求过她的。她认为自己是个自私的人，不愿为这些男人牺牲什么，所以坚持独身。独身这么多年，虽说不上逍遥自在，倒也并没委屈自己。韦伯当然比别的男人好一点，但也没好到她要吊死在他这棵树上的程度。她用不着依靠谁。那些纱厂女工是怎么回事？她们个个都想当妓女，却又都喜欢韦伯。看来韦伯这人不简单。翠兰的念头就这样绕来绕去的，总绕到韦伯身上。

她心事重重地吃过了晚饭，收拾了碗筷，看见外面天已经黑了。一些小孩在她房间的窗前跑来跑去的，卖馄饨的小贩在市场吆喝。她所在的宿舍前面的路灯亮起来了，一群人坐在阴暗处。这些人每天都坐在那里，既不打牌又不聊天。多年里头，翠兰对他们的看法是：他们因为待在家中感到寂寞，所以才出来一块坐在路边。他们正对着翠兰的窗户，以前她从不介意，就当他们是木桩。可今天不知为什么，她不愿这些人看见自己，于是关了窗子，坐到后面

的卧室里去了。

在卧室里清点钱包之后，似乎没什么事可干了，可离睡觉的时间还早。她的目光被墙上的一张美女图片吸引了，那是她喜欢的一位电影演员的面部特写。刚才她感到墙上的美女在看她，还转过脸来了。可是当她打量那图片时，又并没有那回事。

翠兰临入睡时还在想：尤先生知道她的底细吗？

韦伯好久没有偷着去翠兰那里了。此前在一次聚会中，他偶然遇到了翠兰的一位前男友。那个人不知为什么知道韦伯的秘密，一上来就同他聊翠兰的事。他说她“穷凶极恶”，是个见钱眼开的女人。他警告韦伯不要同这种女人维持关系，不然的话很危险。韦伯当时对这个男子的话很吃惊，也不相信。于是这位前男友掏出一封皱巴巴、脏兮兮的信给韦伯看。信纸上果然是翠兰的笔迹，她命令面前这个人将两万元人民币寄到她的银行卡上，作为她的“青春损失费”。后面还有威胁的黑话。

韦伯看了这封信，又将信封仔细研究了一番。没错，的确是翠兰写的。他的心缩紧了，冷汗都冒了出来。

“你们是因为这个绝交的吗？”韦伯问。

“哪里，我根本不想同她绝交。我寄了钱给她，还想继续交往。可她干了什么呢？她找了个黑社会的人来威胁我，要杀我。”

韦伯发现男子叙述这件事的时候表情迷惘，甚至不时露出甜蜜的微笑。他的样子一点都不尴尬。韦伯怀疑他有精神病。突然，他一把捉住韦伯的双手，殷切地对他说：

“你看我还有希望吗？我觉得你的判断会是最客观的。那么你告诉我，我还有希望吗？我又准备了两万，一有希望就寄给她。”

韦伯感到这个人的手冷冰冰、黏糊糊的，他想抽出自己的手，

可怎么也抽不出。于是韦伯也变得神经兮兮的了。他含糊地回答：“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你自己最清楚。我有个远房侄儿，因为恋爱杀起人来，多没意思，你说是吗？恋爱是美好的事，人的一生中又能有几回这种美好的事？啊？”

他的回答令那前男友大失所望，他恼怒地甩开了韦伯的手。

聚会是在一个同事家，大家都闹哄哄的，所以也没有人来注意他俩之间的对话。韦伯很想换个座位，就站起来去卫生间。当他从卫生间回来时，那前男友已经不见了。韦伯松了口气坐下来。然而他一抬头，看见一位不速之客推开房门进来了。是古董店的尤先生，韦伯认得他，却从未深交过。尤先生径直朝他走来，坐在他旁边了。他一开口就让韦伯吃了一惊，因为他的口气像是韦伯的密友一般。

“近来爱情事业都不走运，就好像走到了世界的尽头那种感觉。我想你是有体会的。女人啊，这个世界因为有了她们而其乐无穷，你说是吗？”

尤先生身上散发出香水的气味，韦伯闻了有点头晕。

“可她们在哪里？我从来找不到她们！你看这个房间里，有这么迷人的女士，可聚会一散，她们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有时睡到半夜，我起身到窗前去张望，我住在三楼，我看见大队人马过来了，从西边往东边走。她们一个个步态风流，牛翠兰小姐也在她们当中。”

尤先生露出野兽般的白牙笑起来，韦伯厌恶地皱紧了眉头。

后来，他实在对这个油头粉面的怪物忍无可忍了，就向主人告辞回家了。他站起来离开时，尤先生垂着头，显得十分沮丧。

聚会之后，韦伯同翠兰分手了。有时，他觉得自己采取那种分手的方式应该是十分委婉的。有时呢，又觉得自己十分卑劣。不过



有一点韦伯拿不定主意：他同她到底是不是分手了？他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翠兰不是一个想分手就能分手的女人。韦伯初识翠兰时就感到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他要分手的原因。他想拷问一下自己的心。韦伯自认为是个怪里怪气的男人，他动不动就喜欢搞这种拷问的把戏。

眼下韦伯同妻子的关系属于那种君子之交，各人有各人的秘密，但双方又小心翼翼地维持一个和睦的家庭。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分开住了，只有假日才带着妻儿过来团聚。在韦伯眼中，他妻子也是个需要他拷问的人。当然不是拷问她，而是他拷问自己关于对她的看法。她是中学老师，文化不低，她说起话来委婉得令人摸不着头脑。她和他在很年轻的时候一见钟情，结为夫妻，相互间的热爱维持了七八年。后来他们的关系就渐渐冷淡下来，疏远起来了，大约是因为太熟悉了吧。

不知从哪一天开始，韦伯发现自己颇有些“女人缘”。女人堆里头，从年轻的到半老的，总有那么几个会对他产生感应。他是个善感的、心眼多的人，于是就渐渐地搞起幽会来了。他的行动都是很隐秘的，至今还未败露过。

牛翠兰大概是他的第四个情人吧。韦伯觉得她是个令他激动的女子，可细细一想呢，又不知她的好处具体在哪里。那一天，他本是去温泉旅馆会他的年轻相好的，但却在那里发现了新的猎物。他被弄得措手不及，头脑发晕了。事后证实他的新艳遇确实非同凡响，以致他整整一个月里头将那年轻相好抛在了脑后。当他同翠兰纠缠在一起时，他总是忍不住对自己说这几句话：“韦伯啊韦伯，你该不会头脑发昏吧？你的个人生活已经乱糟糟的了！”不知为什么，他老想摆脱出来，恢复从前的生活。

此刻韦伯坐在家里做账（他兼了两份会计工作）。他做一会儿

又停下来发一会儿呆，回忆他同翠兰的关系，还有后来的可耻的结局。做出可耻行为的是他自己，他简直可说是别出心裁的卑劣。其实，她那前男友固然令他困惑，但那人并不是使他做出分手决定的原因。他并不是一个轻信的人，他认为自己不可能一下子搞清那个人同翠兰的关系。那么，他是因为同翠兰太熟悉了才要分手（像他同妻子一样）的吗？好像也不完全是。想来想去，大概还是因为自己的那种享乐的思想占了上风所致吧。韦伯是一个很怕自己受伤害的人，有一回他的手臂受伤流血，他竟然紧张得昏了过去。他胆小，心肠温柔，容易受到女性的宠爱。

韦伯终于将他的账做完了，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他将中午的剩饭热了吃了，收拾好厨房。这时他看见一个人影在窗外探头探脑。

“谁？”韦伯压低了喉咙问道。

“我，古董店的尤先生。快开门吧，有急事！”

他进来了，神情慌里慌张的，也不等邀请就拖过一把椅子坐下。

“嫂子不在家？”

“她不在。你有事吗？”韦伯说话时感到自己的心怦怦地跳。

“韦伯，我问你，你同牛翠兰小姐到底还有没有关系？我知道你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我要告诉你，翠兰小姐已经在温泉旅馆当上了妓女。是她的好朋友亲口告诉我的，这位女子同我是情人关系。翠兰小姐说，她要在那种地方学习性技巧。”

韦伯又看见他露出野兽般的白牙，不由得感到恶心。

“你嫂子马上要回来了。”韦伯说。

尤先生瞪了韦伯一眼，一边向门那里走一边回过头来尖叫：

“世界大乱，世界大乱！女人从地面上消失了！夜里走出门，